



陶尔夫 笺译

梦幻的窗口

——
梦窗词选

如果试图准确理解梦窗词，做梦窗词的「知音」，首先必须注意观察那「七宝楼台」上数不清的「梦幻的窗口」，注意窗口上闪映出的一幅幅画面，然后才能越过屏障，直探「楼台」之中的奥秘。



陶尔夫 笺译

梦幻的窗口

——
梦窗词选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的窗口:梦窗词选/陶尔夫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231-3

I. ①梦… II. ①陶… III. ①宋词—选集
IV. ①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184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梦幻的窗口

——梦窗词选

陶尔夫 笺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5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231-3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4

定价:79.00元

目 录

代前言 梦幻的窗口 1

琐窗寒 (绀缕堆云) 73

尉迟杯 (垂杨径) 80

渡江云三犯 (羞红颦浅恨) 85

三部乐 (江鹧初飞) 90

霜叶飞 (断烟离绪) 97

瑞鹤仙 (泪荷抛碎壁) 103

又 (晴丝牵绪乱) 110

又 (藕心抽莖茧) 117

又 (乱云生古峤) 124

又 (记年时茂苑) 130

又 (辘轳春又转) 137

又 (夜寒吴馆窄) 144

又 (彩云栖翡翠) 150

- 满江红（云气楼台）156
又（结束萧仙）161
解连环（暮檐凉薄）168
又（思和云结）174
夜飞鹊（金规印遥汉）178
一寸金（秋入中山）183
又（秋压更长）187
绕佛阁（夜空似水）191
又（蒨霞艳锦）196
拜星月慢（绛雪生凉）200
水龙吟（艳阳不到青山）204
又（夜分溪馆渔灯）209
又（有人独立空山）213
又（望中璇海波新）218
又（望春楼外沧波）224
又（几番时事重论）230
又（外湖北岭云多）235
又（淡云笼月微黄）241
又（杜陵折柳狂吟）246
玉烛新（花穿帘隙透）250
解语花（门横皱碧）255
又（檐花旧滴）259
庆春宫（春屋围花）265
又（残叶翻浓）269

- 塞垣春（漏瑟侵琼管）273
宴清都（翠羽飞梁苑）278
又（绣幄鸳鸯柱）283
又（万壑蓬莱路）289
又（翠匝西门柳）295
又（柳色春阴重）299
又（万里关河眼）304
齐天乐（三千年事残鸦外）308
又（芙蓉心上三更露）313
又（凌朝一片阳台影）317
又（新烟初试花如梦）322
又（竹深不放斜阳度）326
又（曲尘犹沁伤心水）330
又（烟波桃叶西陵路）335
又（玉皇重赐瑶池宴）341
又（余香才润鸾绡汗）346
丹凤吟（丽景长安人海）351
扫花游（冷空淡碧）357
又（水云共色）362
又（草生梦碧）367
又（水园沁碧）371
又（暖波印日）375
应天长（丽花斗靥）379
风流子（金谷已空尘）384

- 又（温柔酣紫曲）390
过秦楼（藻国凄迷）395
法曲献仙音（风拍波惊）400
又（落叶霞翻）404
还京乐（宴兰渚）408
塞翁吟（草色新宫绶）413
又（有约西湖去）417
丁香结（香袅红霏）420
六么令（露蛩初响）424
蕙兰芳引（空翠染云）429
隔浦莲近（榴花依旧照眼）433
垂丝钓近（听风听雨）438
荔枝香近（锦带吴钩）441
又（睡轻时闻）444
西河（春乍霁）447
浪淘沙慢（梦仙到）451
西平乐慢（岸压邮亭）457
瑞龙吟（堕虹际）464
又（黯分袖）471
又（大溪面）478
大酺（峭石帆收）484
浣溪沙（门隔花深梦旧游）489
点绛唇（卷尽愁云）492
祝英台近（采幽香）495

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498

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501

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510

踏莎行（润玉笼绡）514

唐多令（何处合成愁）518

金缕歌（乔木生云气）521

附 主要参考文献 526

跋 断臂的维纳斯 范子烨 528

《梦幻的窗口——梦窗词选》书后 刘敬圻 531

代前言

梦幻的窗口¹

吴文英（1207？—1269？）²，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一生未任官职。二十岁左右游德清，三十岁左右游苏州，为仓台幕僚，从此长期居住苏杭一带，行踪未出江浙二省。晚年困顿而死，卒年约六十岁左右。平生交游极众，除文人词客外，多为苏、杭两地僚属及部分显贵。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存词三百四十余首。

吴文英是南宋存词最多且具有独创成就的词人之一。他的词运意深远，构思绵密，落笔幽邃，超逸之中时有沉郁之思，显示出迥异于其他词人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吴文英去世十年左右，南宋就灭亡了。他是发展宋词传统，使南宋词在辛弃疾、姜夔之后进一步产生新变，

1 此“代前言”依据陶尔夫论文《梦窗词：梦幻的窗口》（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与陶尔夫、刘敬圻合著《南宋词史》中的相关章节融合而成。

2 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因资料缺乏，极难考订。据现有资料，共有五说：A.1200—1260（夏承焘）；B.1205（或1207）—1276（杨铁夫）；C.1205—1270（陆侃如、冯沅君）；D.1212—1272（或1276）（陈邦炎）；E.1207—1269（谢桃坊）。本文暂从谢说。

并由此进入第三高潮、攀上第三高峰的大词人。吴文英的出现，形成了辛、姜、吴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为南宋词坛甚至为整个词史增添了光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吴文英的词时或评价过高，时或评价极低。某些词评家未能正视梦窗词在词史上的拓新价值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往往延续张炎“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这一著名评语。

梦窗词，多为恋情相思、登临酬唱与咏物分韵之作，其中不少作品深蕴着一种勃郁不平之气，寄托着身世飘零、家国兴亡的感慨。至于那些抚时感事、吊古伤今或借古鉴今之作，其爱国思绪表现得则更为明显。不过，就一位流传三百四十余首作品的词人来说，其内涵确实有些单薄而偏狭。读梦窗词，虽也时见高远的心情、振奋的境界，但更多的时候却使人产生迷惘之思，并进入虚无缥缈的梦幻之境。

梦窗词的成就更多地表现在艺术技巧方面。他出生于辛弃疾和姜夔之后，要想超越词史上这两大高峰，就梦窗的才、学、识以及个人位置与经历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既不可能沿着辛弃疾的雄豪、博大、隽峭继续爬升，又不能沿着姜夔的幽韵冷香亦步亦趋。所以他虽然与姜夔一样脱胎于周邦彦，但却只能同姜夔分镳并驰，在幽韵冷香、骚雅峭拔之外，开辟出一个超逸沉博、密丽深涩的艺术新天地。叶嘉莹在《拆碎七宝楼台》一文中说：“梦窗词遗弃旧传统而近于现代化¹。”这一论

1 见其《迦陵论词丛稿》，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断是颇有见地的。文学史上的作品，有的是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写的，有的既是为当时又是为后代写的，而另外一些则似乎主要是为后代写的，只有后代人才能逐渐挖掘，深入理解，并有望发扬光大。梦窗词当属后者。前人说梦窗词“如唐诗家李贺”（郑文焯《校梦窗词跋》）；“词家之有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梦窗词》），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由于梦窗词跳跃性过强，加之用典过密，藻绘过甚，所以难免有堆垛与晦涩之失。说他部分词篇“不成片断”，说他部分词作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也是有根据的。或许这也是他的追求？但不免影响了其词的流播。

与姜夔一样，吴文英也是一个音乐家。他精通乐理，能自度新曲（词集中还存有近十首之多）。作为专业词人精通乐理并能自度新曲者，往往艺术上有独到过人之处，北宋的柳永、周邦彦，南宋的姜夔和吴文英，正是如此。这是词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其中或许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待寻绎。

梦幻境界的艺术创造

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家，往往在常态性批评中遭致误解，这多半是因为他的作品超逸出传统的创作模式，并有悖于传统的欣赏习惯，吴文英就算得上是这样的词人。七百年间，对《梦窗词》毁誉参半，众说纷纭，分歧的焦点则不外是晦涩难懂。与梦窗同时的沈义父说：“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乐

府指迷》)张炎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词源》卷下)清代的周济说:梦窗词“惟过嗜短钉,以此被议”(《宋四家词选序论》)。又说:“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闲散,使人不能测其中之所有。”(《介存斋论词杂著》)王国维认为:“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终在一‘隔’字。”(《人间词话》)

梦窗词扑朔迷离,并由此而遭致误解,主要原因之一是:历代读者经常被“隔”在“七宝楼台”之外。事实上,梦窗词已不是一般地直接地去描写或反映客观现实,不是一般地直接地去抒写自己的情感,而是习惯于通过梦境与幻觉,曲折地反映词人的内在情思与审美感受,并由此而构成整体上与其他词人迥然异趣的梦幻型歌词。如果试图准确理解梦窗词,做梦窗词的“知音”,那么首先必须注意观察那“七宝楼台”之上的数不清的“梦幻的窗口”,注意窗口上闪映出的一幅幅画面,然后才能越过屏障,直探“楼台”之中的奥秘——“梦幻之窗”是开启词人心灵的唯一通道。

窗口:梦幻世界的频闪与回眸

往事如烟,温情似梦。一个在现实中受了伤害,把一切都视之为梦幻的词人,他不再有其他办法,而只能在自己编织的梦境之中,把自己的心当一张眠床,让那同样受到伤害并已不复存在的恋人与友朋来休眠将养。作为现实中清醒的读者,是很难跟生活在梦幻中的词人谈到一起去的。读梦窗词,似乎就有点儿近似这种情况。王国维说:“梦窗之词,吾得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零乱碧。’”(《人

间词话》)王氏摘用梦窗的词句来概括梦窗词的整体面貌,本来是借以用作贬意的,但是,如果我们剔除主观好恶,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审视,那么,王国维所引词句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完全符合梦窗词的创作实际,概括得十分精准。因为这一评语反映了吴文英善于摹写梦幻并用梦幻来反映现实这一整体特征。读者的注意力不应只投向“七宝楼台”的外部结构及其炫目的异彩,而应注目于“七宝楼台”上面的无数窗口。在这些窗口里闪动着五光十色的画面,仿佛屏幕一般,变换着数不清的场景与镜头,出现众多的人物,包括在正常情况下难以窥测的内心世界。词人把梦幻之境展示到屏幕上来,把“人不可晓”的潜意识展现到屏幕上来,这不就是“映梦窗”吗?梦幻世界是来无踪去无迹的,“零乱碧”不正是梦幻世界波谲云诡、腾天潜渊的跳跃性与神秘性的具体反映吗?据初步统计,在现存三百四十余首梦窗词中,仅“梦”字就出现一百七十一(不包括虽写梦境但却无“梦”字的作品)¹。在古代诗人、词人中,除晏几道以外,很少有像吴文英这样全神贯注地创造梦幻之境的作者了。从这一点讲,吴文英也可称为梦幻词人,他的词写的就是没完没了的难圆的梦。

梦窗词的梦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他的向往和追求、追忆与悔恨、叹息与悲伤,均能通过梦幻的窗口闪射出来。而其中,又多数是梦境的闪现,如《思佳客·赋半面女髑髅》《高阳台·过种山》《八声

1 对梦窗词所作的数字统计,均系笔者当年用古老方式完成的,没有借助网络检索,如有微小误差,敬请宽谅。

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绛都春·京口适见似人怅怨有感》《宴清都·连理海棠》以及《高阳台·落梅》等，其中均有明显的梦境或幻境。此外，还有一首《夜游宫》，写入梦前后的全过程：

窗外捎溪雨响。映窗里、嚼花灯冷。浑似潇湘系孤艇。见幽仙，步凌波，月边影。香苦欺寒劲。牵梦绕、沧涛千顷。梦觉新愁旧风景。绀云欹，玉搔斜，酒初醒。

词前有一小序，交代这首词的创作背景：“竹窗听雨，坐久隐几就睡，既觉，见水仙娟娟于灯影中。”开篇第一句写“竹窗听雨”。从室内听到窗外雨打竹梢，仿佛洒在溪水中一般沙沙作响。窗里一灯如豆，像樱唇戏嚼的红茸（李煜《一斛珠》：“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此刻，在风雨声中却逐渐暗淡，给人以阴冷的感觉。听着听着，这居室竟像是系在潇湘江边的孤艇一般，轻轻摇晃起来；又仿佛看见湘水中有位仙女若隐若现，踏着凌波微步，月光映射出她的苗条身影。下片换头以“香苦欺寒劲”稍作推宕，虽仍是梦境，但却转视觉为嗅觉与内心感受的抒写。“梦觉新愁”一句承上启下，但依然处于似醒未醒之中，那仙女仿佛已进入“孤艇”。结拍“绀云欹，玉搔斜，酒初醒”三句，写人？写梦？还是写水仙？已很难得出确切结论了。这种朦胧、模糊与神秘感，正是梦窗词所追求并极力创造的艺术氛围。其“人不可晓”“使人不能测其中之所有”以及梦窗词的“隔”，都与此追求有关。梦窗词的迷人与耐人咀嚼，也正表现在这里。这首词还有一鲜明特点，即连用两个“窗”字与两个“梦”字。通过这四个字，把“窗里”“窗外”、“梦绕”“梦觉”联成一片。短小词篇，反映了入梦的全

过程，并且把梦写得活脱生动，极富艺术魅力。是有意还是无意？梦窗两番把自己的名字，甚至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这五十七字之中了。

还有一些词，本来写的是晴天朗日，与灯前月下有很大不同，但词人仍能进入梦境，确实是在写“白日梦”了。如《齐天乐·齐云楼》：

凌朝一片阳台影，飞来太空不去。栋宇参横，帘钩斗曲，西北城高几许？天声似语，便阊阖轻排，虹河平溯。问几阴晴，霸吴平地漫今古。西山横黛瞰碧，眼明应不到，烟际沉鹭。卧笛长吟，层霾乍裂，寒月溟濛千里。凭虚醉舞。梦凝白阑干，化为飞雾。净洗青红，骤飞沧海雨。

词写苏州齐云楼，取《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句意。首句中的“阳台”，用《高唐赋序》“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句意。“天声似语”“卧笛长吟”不仅气势恢宏，而且在画面变幻跳跃的同时，传来难以想象的画外音。是天声还是人语？是笛奏还是“层霾乍裂”，石破天惊？均难以分辨，从而渗透出浓重的神秘色调。杨铁夫针对“梦凝白阑干，化为飞雾”等句，说：“用一‘梦’字幻出一片化境。‘梦’承‘醉’来，‘醉’由题目暗藏之‘宴’字来。”又说结拍“转出‘雨’字一境，大有将上文所布‘寒月溟濛’‘飞雾’‘凝白’诸境一扫而空之象。梦窗常用此法，不止另出一境已也。”（《梦窗词选笺释》）。全词画面重叠，镜头跳跃，一忽儿人境，一忽儿仙境，一忽儿实境，一忽儿梦境，这种境界的重叠交叉、相互映衬，使人很难分清哪里是梦境，哪里是仙境，哪里是齐云楼了。读者对齐云楼未必有什么具体体认，但可以感到齐云楼神龙夭矫，奇彩盘空，气势非凡，不

类人世。这一艺术效果，虽然从词人情绪的感染而来，但也同词中所创造的神秘莫测的梦境、幻境密切相关。这种梦幻性很强又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词篇，在梦窗词中几乎俯拾皆是。如：

梦仙到，吹笙路杳，度巘云滑。溪谷冰绡未裂，金铺昼锁乍掣。
见竹静、梅深春海阔。有新燕、帘底低说。念汉履无声跨鲸远，
年年谢桥月。

——《浪淘沙慢》

惨淡西湖柳底，摇荡秋魂，夜月归环佩。画图重展，惊认旧
梳洗。去来双翡翠，难传眼恨眉意。梦断琼娘，仙云深路杳，
城影蘸流水。

——《梦芙蓉》

梦醒芙蓉，风檐近、浑凝佩玉丁东。翠微流水，都是惜别行踪。

——《新雁过妆楼》

记行云梦影，步凌波、仙衣剪芙蓉。

——《八声甘州》

旧尊俎，玉纤曾擘黄柑，柔香系幽素。归梦湖边，还迷境中路。
可怜千点吴霜，寒消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

——《祝英台近》

可以看出，梦窗词中的梦幻之境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有时是仙骨珊珊，有时又鬼气森森。总之，这“七宝楼台”的梦幻之窗，似乎永远闪映着眩人眼目的梦境。

这里有“醉梦”：“醉梦孤云晓色，笙歌一派秋空”（《风入松》）；
“清梦”：“清梦重游天上，古香吹下云头”（《西江月》）、“尽是当时，

少年清梦，臂约痕深，帕绡红皱”（《醉蓬莱》）、“三十六矾重到，清梦冷云南北”（《惜红衣》）；“幽梦”：“算南北幽梦，频绕残钟”（《江南好》）、“和醉重寻幽梦，残衾已断熏香”（《风入松》）、“湘佩寒，幽梦小窗春足”（《蕙兰芳引》）；还有“旧梦”：“二十年旧梦，轻鸥素约，霜丝乱、朱颜变”（《水龙吟》）；“昨梦”：“昨梦西湖，老扁舟身世”（《拜星月慢》）、“昨梦顿醒，依约旧时眉翠”（《惜秋华》）；“新梦”：“明朝新梦付鸦，歌阑月未斜”（《醉桃源》）；“春梦”：“心事孤山春梦在，到思量、犹断诗魂”（《极相思》）、“春梦笙歌里”（《点绛唇》）；“秋梦”：“伴鸳鸯秋梦，酒醒月斜轻帐”（《法曲献仙音》）、“阿香秋梦起娇啼”（《烛影摇红》）。于是，这屏幕上交替出现“晓梦”“午梦”“晚梦”“倦梦”“残梦”“乡梦”“楚梦”“客梦”“寻梦”“冷梦”“孤梦”“续梦”“断梦”“寒梦”“飞梦”“别梦”等等，不一而足。

梦的种类多彩多姿，梦的形态与运作过程更为变化莫测。其中有“梦远”“梦杳”“梦长”“梦短”“梦惊”“梦觉”“梦回”“梦断”“梦冷”“梦隔”“梦轻”“梦云”“梦雨”“梦影”“梦醒”，还有“香衾梦”“三秋梦”“归家梦”“长安梦”“新岁梦”“桃花梦”“花蝶梦”“五更梦”“城下梦”“双头梦”……于是，“梦”便无限扩散开来，弥漫在梦窗词所勾勒出的广阔时空之中。可见，他对梦境的追求塑造是自觉的。

吴文英在词中还多次把“梦”与“窗”两个字联系到一起。除“映梦窗，零乱碧”（《秋思》）以外，还有“湘佩寒、幽梦小窗春足”（《蕙兰芳引》）；“为语梦窗憔悴”（《荔枝香近》）；“燕子重来，明朝传梦西窗”（《高阳台》）；“西窗夜深剪烛，梦频生、不放云收”（《声